

【刘建国 潘美云 著】

瘞鹤铭石刻考证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瘞鹤铭石刻考证

刘建国 潘美云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PD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瘞鹤铭石刻考证/刘建国,潘美云著. —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2006

ISBN 7-214-04184-7

I. 瘞... II. ①刘... ②潘... III. 摩崖石刻—研究—镇江市—晋代 IV. K877.49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1526 号

书 名 瘞鹤铭石刻考证

著 者 刘建国 潘美云

责任编辑 王保顶
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:210009)

网 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: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者 万户精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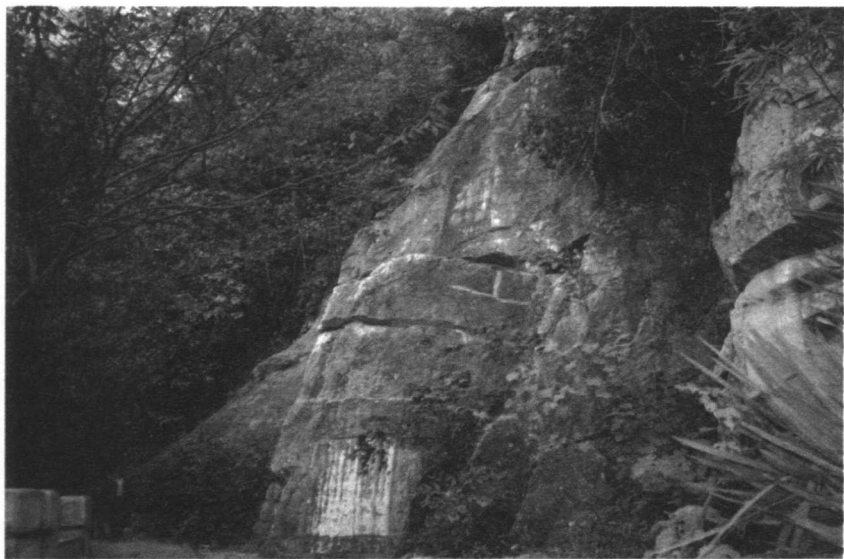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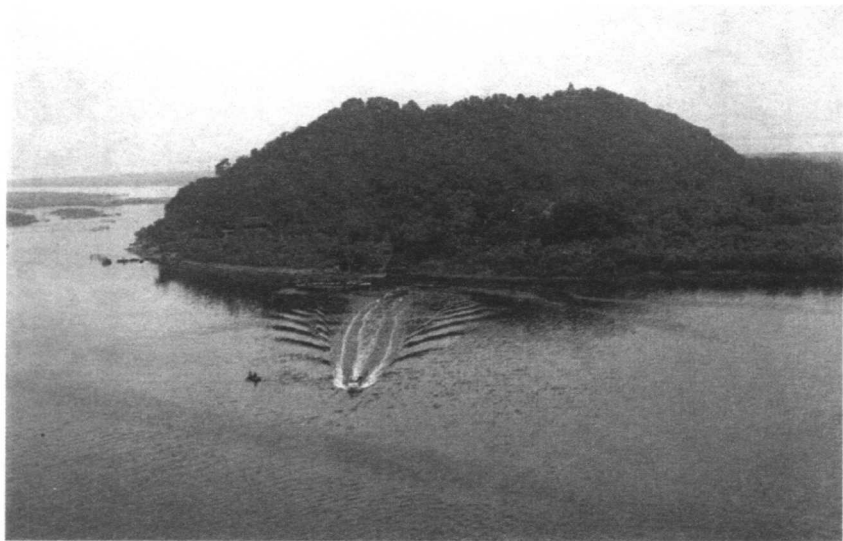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210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214-04184-7/K·5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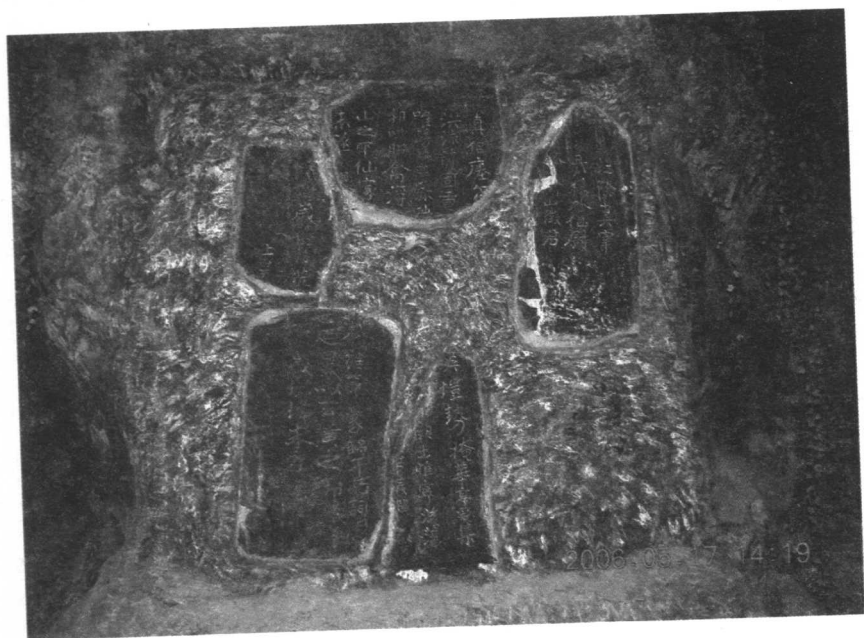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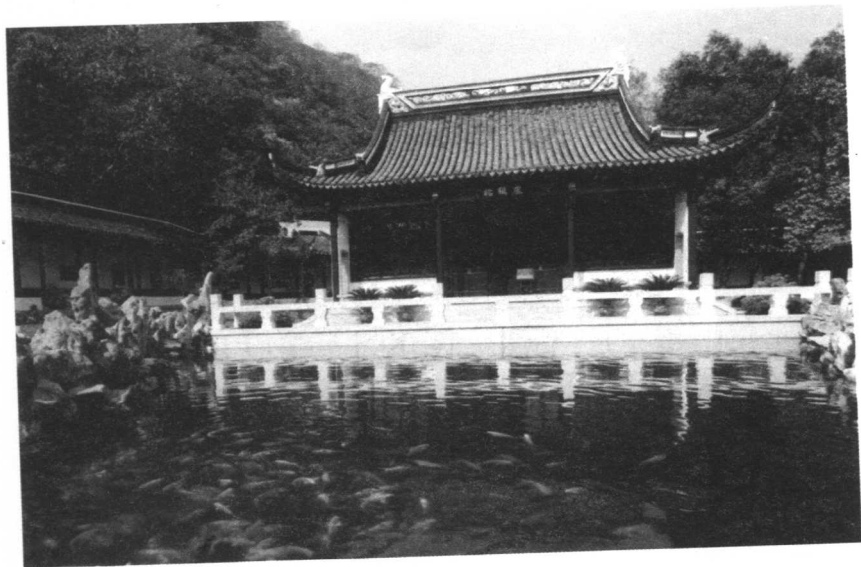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25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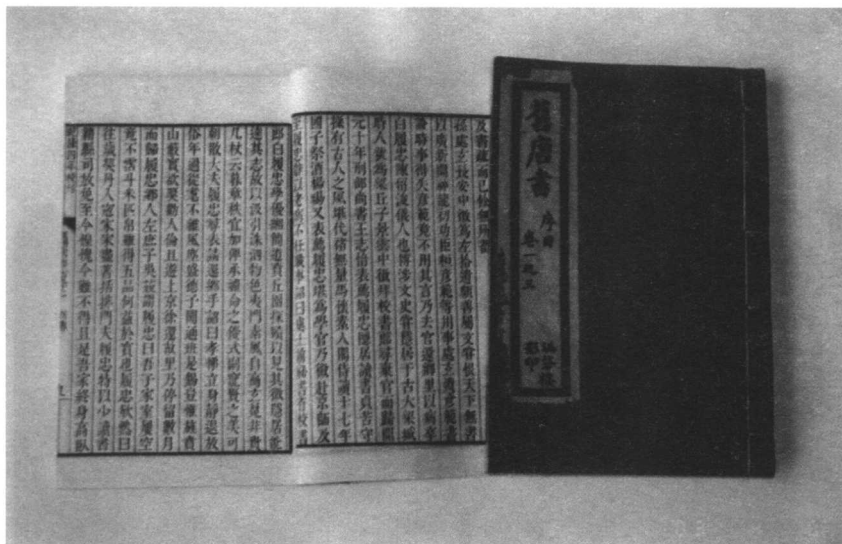
(上) 焦山全景

(下) “羲之岩” —— 《瘞鹤铭》石刻原址



(上)《瘞鹤铭》陈列馆外景

(下)现存《瘞鹤铭》残石



(上)《旧唐书》载孙处玄本传

(下)《金山唐人抄本》发现地

——金山胜景(清代画家周镐《京江廿四景》之一)



(上) 王羲之岳丈——郗鉴故宅遗址远眺
(下) 东晋郗鉴衙署——铁瓮城遗址外景

前言

镇江焦山《瘞鹤铭》石刻，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，古来即被书家誉为“大字之祖”。它原刻于焦山西侧临江的崖壁之上，大约在唐代后期或稍晚坠落江中，破裂残损。

虽然在《瘞鹤铭》的刻文中未见署有作者姓名，而是以名号代替，但早在一千三百年前的唐代志书《润州图经》上，已经明确记载《瘞鹤铭》“为王羲之书”。^①并且，在有唐一代至宋初的史料中，也没有出现过关于书者的其他异说。

至11世纪中叶，书论界开始有人对《瘞鹤铭》的作者提出异议。其始作俑者是北宋欧阳修，他怀疑石刻为唐人顾况的作品^②；此后，又有蔡襄以为“隋代(人)书”^③、黄伯思以为“陶弘景书”^④、董道疑为“隐君子书”^⑤等等。所谓围绕《瘞鹤铭》作者的一场“聚讼”，由此发端。但是，在后来的书论界中，又渐次出现对陶弘景说有所倾斜的现象，及至清代王昶，在《金石萃编》里则径直将其定为“梁代陶弘景书”^⑥；当今许多书法辞典、美术类书也作类似处置，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。

笔者认为，纵观历代《瘞鹤铭》研究，关于王羲之书铭的探考最为薄弱，并且存在若干误解。其误会、怀疑主要集中于书风时代、活动条件以及书铭时间等方面。如：北宋欧阳修认为《瘞鹤铭》书法类似唐人作风，蔡襄则论定是隋人风格，而黄伯思判断酷似梁代陶弘景笔法，他们都在书风的时代上否定了王羲之；董道提出王羲之“其时未尝至朱方(即东晋时京口，今江苏镇江)”，则又从瘞鹤书铭的活动条件上否定了王羲之；而刘昌诗考证，“雷门鼓事”是孙恩战乱中发生的事情，“此时岂复有羲之”^⑦，进而从书写年代上否定了王羲之。应该说，上述几位宋代学者的观点影响较大，致使许多后人在论述王羲之书铭的种种可能性时，往往在上述观点面前望而却步，难以逾越。

而近些年来,笔者通过对王羲之有关史料的梳理和发掘,发现上述诸家观点的依据并不充分,有些甚至与史实相违。其中,如认为王羲之“其时未尝至朱方”,此说实是疏误,因为史料证实他不但与朱方有涉,而且是京口(朱方)的东床佳婿。^⑧而刘昌诗所谓的“雷门鼓事”,则混淆了鼓破前后的不同时限:“昔有白鹤飞入会稽雷门鼓中,击之声震洛阳”^⑨,这是鼓破之前的雷门鼓事;及至孙恩“斫鼓”,鼓破“后不鸣”^⑩,这已是鼓破之后的又一雷门鼓事。既然《瘞鹤铭》表述的是仙鹤身世的神奇履历,那么“山阴降迹”^⑪无疑指鼓破之前“击之声震洛阳”的传说。

至于《瘞鹤铭》的书风时代,更是古今书论者争论的热点。上世纪后半叶,学术界曾展开过关于晋代书风的大讨论(围绕《兰亭序》的真伪),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对东晋楷书的深入认识;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,大量晋代书法文物的出土,更开拓了人们对东晋书风的新视野。

同时,我们看到在《瘞鹤铭》的研究中,还有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比较薄弱,即《瘞鹤铭》文本的整理和甄别。长期以来,人们对文本的研究多有重《残石本》,轻其他文本,尤其轻视《金山本》的倾向。笔者经过多方考证认为,《金山唐人抄本》才是最为接近原刻的完整文本。并由此可以论定,《瘞鹤铭》不但是一篇东晋时期的铭体佳作,而且还蕴含着深刻的思想。

凡此,都表明现在《瘞鹤铭》研究的主客观方面已经具备了诸多新的条件,使我们可以拨开重重迷雾,重新认识和探讨王羲之与《瘞鹤铭》的真实关系,并且亦有可能去研究和解读《瘞鹤铭》的其他一些难题。本书即是笔者在进行这一探索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和收获,谨以此奉献给关爱《瘞鹤铭》的广大读者。

前 言

第一章 文本钩沉	第一节 石刻变迁 /001
	一、宋存残石 /001
	二、明清访录 /003
	三、鹤铭出水 /005
	第二节 传世文本 /006
	一、《残石本》系列 /006
	二、《别刻本》系列 /017
	三、《金山本》系列 /021
	第三节 原刻探幽 /027
	一、文本比较 /027
	二、唐本近源 /035
	三、全文浅释 /036
第二章 经载義之	第一节 《润州图经》 /046
	一、《图经》性质 /046
	二、唐代润州 /047
	三、佚文出处 /048
	第二节 《图经》作者 /049
	一、唐代名士 /050
	二、颇善属文 /051
	三、成书年代 /053
	第三节 《经》文意义 /056
	一、记录承先 /056
	二、史传唯一 /057
	三、世说久远 /060
第三章 京口东床	第一节 择婿佳话 /066
	一、《新语》揭秘 /066
	二、岳丈郗鉴 /068
	三、郗府遗址 /070
	第二节 为婿年考 /072
	一、羲之生年 /072

二、婚定之岁 /074

三、书艺伉俪 /076

第三节 书铭前后 /080

一、朱方省亲 /080

二、得鹤华亭 /082

三、爰集真侣 /083

第四章 侨民心声 第一节 少年羲之 /090

一、心系北伐 /090

二、无廨庙志 /093

三、人生阶段 /094

第二节 借鹤言志 /097

一、传说典故 /098

二、吾翔寥廓 /100

三、雷门鼓事 /101

第三节 铭文意境 /106

一、历代铭篇 /107

二、铭体新用 /108

三、思想内涵 /110

第五章 道教世家 第一节 道徒人生 /118

一、东晋道教 /118

二、王郝二氏 /120

三、儒道并综 /122

第二节 名号甄别 /123

一、署号演变 /124

二、汉晋文格 /126

三、鹤主立石 /135

第三节 鹤铭仙韵 /136

一、神兵天将 /136

二、名号称仙 /137

三、瘞鹤海岛 /139

第六章 东晋书风

第一节 晋代书法 /143

一、“兰亭”争议 /143

二、出土文物 /145

三、书风判断 /149

第二节 鹤铭年代 /151

一、历代书论 /151

二、时代特征 /161

三、源流辨误 /163

第三节 铭书价值 /164

一、大字之祖 /164

二、东晋标尺 /166

三、羲之佳作 /170

第七章 千古流传

第一节 庆历盛事 /176

一、太守钱公 /176

二、北固建亭 /178

三、玉蕊银钩 /180

第二节 咸淳珠联 /182

一、郡守赵潘 /182

二、学僧如玉 /183

三、郝经受赠 /184

第三节 别刻“逸少” /185

一、宋明刻本 /185

二、清代摹刻 /186

三、文本广布 /187

第八章 历代诗文

第一节 羲之书说 /194

一、宋代文论 /194

二、元明书评 /196

三、清代续笔 /199

第二节 千年诗咏 /205

一、北宋二苏 /205

二、元代郝经 /208

三、诗赞余篇	/209
第三节 羲之崖畔	/215
一、崖下题名	/215
二、碑后跋文	/218
三、访铭游记	/221

附录:《瘞鹤铭》大事记	/228
-------------	------

后记	/239
----	------

第一章 文本钩沉

在千余年漫长的岁月中,《瘞鹤铭》石刻坠裂崖下,风涛吞吐,几多沉浮。但它的残损并没有减少人们对它的热情和追慕。宋代以降,先后有许多学者亲临焦山考察、传拓,并数次将其打捞出水,建亭保护。关于世间所流传的《瘞鹤铭》文本,主要见有《残石本》、《别刻本》及《金山本》等系列。本章拟对其进行对比研究,并着重探考《瘞鹤铭》的原刻风貌及文意特色。

第一节 石刻变迁

一、宋存残石

《瘞鹤铭》石刻,原来刻于焦山西侧的崖壁之上,后崩坠江中。它的坠落年代志载不详,但据北宋《润州类集》载:“焦山《瘞鹤铭》后有(王)瓚诗”,而王瓚“自称谪丹阳(郡)功曹掾,又称司兵参军,乃唐时官称。京口自天宝称丹阳(郡),则瓚唐人明矣”。^①可知《瘞鹤铭》石刻在唐代天宝年间(742—756年)还仍然保持在崖壁之上。其坠落时间大约在唐代后期,下限至迟当不晚于宋初,因在景德年间(1004—1007年)已见有关于残石的记事。^②

在传世的资料中,较早介绍《瘞鹤铭》石刻的有北宋欧阳修的

《集古录》。他在跋文中记道:《瘞鹤铭》“刻于焦山之足,常为江水所没。好事者伺水落时,模而传之,往往只得其数字,云‘鹤寿不知其几(纪)’而已。世以其难得,尤以为奇。惟余所得六百余字(按:此处“六百”二字明显为错谬,当是“六十”之误),独为多也”^⑧。也就在欧阳修访碑前后,还有一位北宋著名学者邵亢亦造访了焦山,并“就山下取所有字以意彙括”,考订《瘞鹤铭》文本,即世称《邵亢本》。^⑨而欧阳修、邵亢访问《瘞鹤铭》石刻的时间大约在庆历初或庆历之前,因为在其中尚未提及庆历八年所建造的宝墨亭及其展示的《瘞鹤铭》残石事迹,故推知他们的访碑活动当在建亭之前。

庆历八年(1048年),润州太守钱彦远在州宅后,将焦山之下所得瘞鹤铭残石“及梁唐诸贤四石刻共作一亭,以宝墨名之”^⑩。当时诗人苏舜钦为宝墨亭所作诗云:“两篇玉蕊尘初涤,四体银钩藓尚青。”^⑪从中可以分析,“两篇玉蕊”应指移置亭内的两块《瘞鹤铭》残石,“尘初涤”形容两块残石刚刚出土;“四体银钩”则是说四块梁唐石刻,“藓尚青”形容四块石刻已经长有青苔(有关钱彦远建宝墨亭以及《瘞鹤铭》残石移置亭内事迹,详考见本书第七章第一节)。出土的两块《瘞鹤铭》残石存放在宝墨亭内的情况,苏颂在另诗中亦有介绍:“新亭龕置断珉奇”^⑫,表明其时《瘞鹤铭》残石在亭内是专门设龕保护的。

此后,在熙宁三年(1070年),学者张坐亦曾造访焦山。“索其逸遗于焦山之阴,偶得十二字于乱石间,‘留、表、惟、宁’十字完,余二字为缺。石甚迫隘,偃卧其下,然后可读,故昔人未之见,而世不传。”当时,张坐还对所见尚存残石一并作了统计介绍:“今存于焦山及宝墨亭者……凡文字句语读之可识及点画之仅存者百三十余言,亡失凡五十。”^⑬

不久,学者朱长文(元符初卒,著有《吴郡图经续记》、《墨池编》等)于元祐三年(1088年)春来到焦山,“详询《瘞鹤铭》,有(在)三诏洞山足间,崩裂坠江中。手摹得四十字”^⑭。这比之邵亢、张坐所见残石少了许多,可能是对没于水下的残石未能寻得之故吧。

至南宋时期,《瘞鹤铭》石刻被人为破坏及复制作伪的现象时有发生

生,见载于志书的即有绍兴年间和淳熙年间两例。

南宋《云麓漫钞》的作者赵彦卫曾于绍兴(1131—1162年)中去焦山,“访《瘞鹤铭》旧本。有使者过,命工凿取之石,顽重不可取,只得十许字,又以重不能携,但携一两字去,弃其余。今《通判东厅本》是也”^④。所谓使者,可能是南宋出使金国的使者,旅经焦山时,凿取铭刻,并带走“一两字”铭石文物。对这一行径,清人何屺瞻(焯)曾严加批评:“(《瘞鹤铭》)残缺之所由始也。此碑一毁于雷,再毁于人。其携去者已莫踪迹,而所谓《通判东厅本》今又不知何往矣。”^⑤

淳熙己酉岁(十六年,1189年),古州^⑥马子严“为丹阳郡^⑦文学^⑧,暇日游焦山,访此石刻。初于佛榻前见断石,乃其篇首二十余字。有僧云:‘往年于崖间震而坠者。’余不信然。遂挈舟至,历观崖间,尚余‘兹山’之下二十余字,波间片石倾倒。舟人云:‘此断碑,水落时亦可摹拓。’今因请州将^⑨龙图阁直学士^⑩张子颜^⑪出之,张欣然发卒挽之。既出,则‘甲午岁’以下三十余字。偶一卒复白:‘此石下枕一小石,亦觉隐指如有刻画。’遂并出之。疾读其文,则与佛榻所见者其文一同,持之较之,第阙二字,而笔力颖异。乃知前所见者,为寺僧所给耳。”^⑫此处揭露了其时僧人有以复制贗品冒充原刻的做法。

至元代,又有将《瘞鹤铭》残石搬至山上吸江亭上的记载。《至顺镇江志》作者俞希鲁在《瘞鹤铭》条后的按语中写道:“今年以来,裂坠尤甚,寺僧與致吸江亭上。而好事者窃取而藏之,摹拓甚艰,所得无几,良可惜也。”^⑬这说明元代对《瘞鹤铭》石刻的破坏现象更是有增无减。

二、明清访录

明代志书述及《瘞鹤铭》残石存字情况者很少,但所记访碑、拓碑之事不绝。其中,如都穆(1458—1525年,字南濠,著名金石学家,作《金薤琳琅》)在书中写道:“余弘治甲子(十七年,1504年)尝游焦山,问僧铭之所在,云已崩裂坠江,虽水落亦不复见。”“正德丁丑(十二年,1517年)冬,再至京口……渡江登山踏雪寻之,果得于石壁之下,可读者仅二十余字,因拓以归。”^⑭

之后,王世贞(1526—1590年)(号弇州山人,文学家、学者,著有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等)亦在其书中写道:“余往岁游焦山后崖,水落时得之仅数字耳。而此帖(今按:即王世贞所藏《瘞鹤铭》拓本)乃一百许字,盖取旧本刻之壮观亭者。”^②

有明一代,学者访问《瘞鹤铭》残石只能见其数字,多则二十余字,其余皆没于水下,难以寻觅。但也就在明代还曾发生拓碑时击碎《瘞鹤铭》残石文字的现象。周辉在《金陵琐事》一书中写道:“余于隆庆戊辰(二年,1568年)春日游焦山,从崩岩乱石间拓得十六字,友人宁国儒击碎一‘也’字,至今悔之。”^③

直至清初康熙年间,《瘞鹤铭》考古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,尤以张韶功劳卓著。张韶,字力臣,一生致力于《瘞鹤铭》研究。他曾于“康熙丁未(六年,1667年)十月望后三日过此(焦山),先观重刻二石”。次至壮观亭址右,俯瞰碎石丛杂,摄衣下寻,见一石仰卧于前,一石仆于后,字在石下,去泥沙咫尺,卧地仰观,始见字迹。又一石侧立,剥甚。各存字多寡不一。“先于侧石上得八字,仰卧石上得三十字,仆石下原存二十三字,并不全二字,后察出‘惟宁’上行‘厥土’二字,‘华亭’上行‘爽塏势掩’四字,其右题名‘徵’字上得‘岳’字,‘徵’字下得‘君’字,此八字俨然现存,合前六十九字”。另,在仆石背上张韶还发现所谓“宋人补刻三行三十四字”。^④

张韶共计发现《瘞鹤铭》3块残石,即一仰面石、一仆石、一侧立石。仰石存有6行30字。侧立石存有8字。仆石两面对有字,下面存有3行34字,以及右上方还见题名3行12字,又不完1字;背面存有3行19字,又不完1字。同时,他还提出拟将残石挽出水后的保护展示方案,即“先以仰面一石、侧立一石移置宝墨亭上;至仆石虽大,固曩所曾植者,若扶而立之江边”^⑤。这样可使得原仆石的两面都能被观众欣赏,不失为既保护原石,又可以全貌展示的两全之法。

但就在张韶考察后,瘞鹤铭还曾发生过被盗凿的事件。此事见于杨宾的《大瓢偶笔》之中:“丁亥(康熙四十六年,即公元1707年)冬,客南京权察使魏江镇官舍,遇滁之骆遇安,询之,遇安曰:‘康熙间有不